

## 君山自是小蓬瀛

万岳斌

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说的“越明年”，是公元1045年。那年，年过半百、须发皆白的滕子京，抚摸着修葺一新的岳阳楼，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脱口而出“君山自是小蓬瀛”。

## 君山春光美

赞你为仙境，这不是第一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位，你本就是万亿目光里的小蓬瀛。

这个季节，你已换上金色的新衣。油菜花恣意开放，四处铺满灿灿金黄，就连空气里都可以捏出一丝丝金子的顺滑。垂柳扶着嫩绿的枝条，仿佛在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洗尘。春天赶着壮阔的青青蒹葭，直往你的岸墙涌，门都没有敲，便扬起油菜花、地米花、紫云英、山茶花搅合成的香氛喷在你的脸上，你一个喷嚏，催开了一山一山的新绿。

红叶舌兰赶紧套上红马甲指挥湖中波涛演奏乐曲，阳雀、画眉瞅准芽嫩嫩的新枝，炫耀自己的高超技艺，还不忘哼一支歌谣。若有目光打量的时间稍长点，它们便叽叽喳喳一阵议论，张开翅膀迅疾飞向天空。有这样一群小精灵，春光在岛上便多了一份热闹。

太上老君的丹炉似乎搬来了，蒸馏的水雾在岛上飘来飘去，忽升忽降，装扮着梦境。候开候合间，对岸的岳阳城似海市蜃楼一般。云雾里，突然传来清脆的“布谷”“布谷”，诱人快步寻声，赶去打一个照面。去哪儿了？花径的岔口，正不知所向，左厢，又来一声“布谷”。寻觅中也许微汗湿了衣背，却乐于被它逗引。

## 君山典故多

岛中的空气特别好闻，好闻到着走着走着，就想停下来，闭上眼，嗅出那隐隐的一丝酒香。今天的岛上没有



行天下



了酒坊，史上真有过。那年，进贡给汉武帝的君山美酒，全都被东方朔偷喝光了。后来，那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酒仙李白，划船买酒君山岛，可他手中连用来下酒的一粒花生米都没有，只好就着洞庭月色喝了半斗。再后来，那吕洞宾揣着个酒葫芦，在君山岛和岳阳楼之间架了一条无影索飞来飞去，人们只道他是个酒疯子，他却笑世人眼不识仙家。说不定那“朗吟亭”就是盖在这酒坊遗址上，算是纪念他在这里得道飞升。

君山岛上有道千古难题，相传是秦始皇用玉玺盖在岩石上所成，名为“封山印”。唐朝张说谪守岳州，他说“岩坛有鹤处，壁字无人识”，至今也无人猜出秦始皇的“封山印”上写了几个什么字。秦始皇来过君山，这倒是毋庸置疑，太史公司马迁曾在《秦始皇本纪》中有记载。至于秦始皇所为何来，不妨在岛上盘桓的日子里，展开丰富的联想。他进洞庭，溯湘江，到桂林兴安，现场拍板修“灵渠”，联通湘江与漓江，一船到珠江，半壁国土走一圈，全程是水路。史载他下令修“灵渠”和“永封”君山岛均是公元前219年。

口渴了？那正好，岛上有上等茶叶君山银针，又名“金镶玉”。单只听这茶名，便知其不同凡响。当年文成公主进藏和亲，这就是她的压箱茶。

茶味淡淡的，却又是刚刚好，再

浓便少了清雅，也失了仙气。导游介绍说它是“会跳舞的茶”，水中浮沉间，宛如一幅动态版的郑板桥竹画。

好茶得有好水配。上天是如此偏爱君山岛，茶园边生就一口千年古树把守的“龙涎井”。所谓“井水不犯河水”，洞庭湖“浊浪排空”，它却是“鱼翔浅底”。龙涎井直通龙宫，不是噱头，这事记在《柳毅传》里，这也是它又叫“柳毅井”的缘故。井的周围有好几棵老橘树，但唐朝书生替小龙王送信、敲唱接头暗号的是哪一棵，不得而知。

我倒是主张人们到了井前，多喝几盅泉水，这口井养育了这方人的义



远眺君山洞庭庙。

## 君山夜如诗

岛上的夜，诗意一样在时光里浅唱。月亮拄着桂树从岛的这头绕到岛的那头，在岛上几十个小小山头上走走停停，一点也不着急，仿佛在自语：这样的夜晚就是用来放松的。白天站立的杜英、玉兰、香樟都放松地“躺”在地面上、草丛中，同月光闲聊着，若有人走过去，它们会友好地抱一抱他的身影。

有风有雨的晚上，月亮不知在何处避雨，千树万叶披着雨沐着雨，伴着铁板铜琶唱响“洞庭波涌连天雪”，听着听着，心头涌出“人间一股英雄气，在驰骋纵横”。到了下半夜，风息雨停，从高枝滚落到低枝的水珠，一滴，一滴，犹如独自念经的小沙弥不紧不慢敲着木鱼，渐渐渗来的是飞雨涤轻尘后的清香，湖浪屏住呼吸，不打扰人们的好梦。

离开君山岛之前，我想叮嘱旅行者一句，行装千万记得都带上，而下一季的预定单直接放岛上就行，何必花功夫去邮寄呢？

上图：位于洞庭湖畔的湖南岳阳楼。来自百度

## 想念武汉

李垣夏霁



疫情结束，最想去的地方一定是武汉。因为朋友在武汉上学的缘故，大学四年时间里我去过三次武汉，现在想来，还会记起那时的恣意。武汉，可以说得上是我熟悉的城市了。

初次到访武汉是2016年4月，心心念念地去看老校长茅以升先生主持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。登临晴川阁远眺，浩浩江水川流不息，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，是何等壮阔。夜幕降临，与友人漫步长江大桥，在千余米长的大桥上，世界只剩下耳边的风声、脚下的江水和头顶的星空。从桥的这一端走到那

一端，看起来路途遥远，但那只是“远行”的第一段。由于当时武汉各处的施工路段较多，我们绕了好远的路，甚至还从工地里穿行了一段儿，才辗转回到位于江汉路的住处。那样的夜晚，路旁静悄悄的，地面湿漉漉的，被无数山林草木拥裹着水雾，我们就一路的走着，唱着跑调的歌……

回想起来，每次我去武汉，必然下雨。武汉在我印象里也总是云蒸雾绕，缥缈的水汽遍布城市的角

落，建筑、树木、江水，一切都像是在水墨画中那般。记得有一次我们骑车在武汉东湖的绿道上，兜兜转转几个弯，路旁的景物换了又换，天空中还飘着零星的碎雨，待停下来回望，来时的路已经湮没在雾霭中，不辨方向。来到磨山景区，雨丝打在樱花娇嫩的花瓣上，树枝在风中轻颤，这样的条件下拍照是很艰难的——一拿起相机，风就像是和你作对似的，呼呼地吹起来。你就只能无奈举着相机，等着风停下来。等呀等，过一会儿，风终于吹累了，赶紧按下快门，“咔嚓”……

雨后的樱花别有一番风味，嫩芽发着新绿，浅棕的枝丫舒展身姿，一切都不染纤尘，透着春天的清秀。

当然，有时候雨水也并不是那样让人愉快。要是碰上梅雨季节，天空常常阴得像一块灰色的幕布，只有连绵不绝的雨，一直下，一直下。地上的积水润湿了裤脚，更打乱了为拍照精心梳洗的头发。那是我最近一次到访，可以算得上是毕业旅行了。冷飕飕的雨水和屋内的

温暖形成强烈对比，那时我们几个伙伴只想着快回住处，那个热乎乎的澡，再点份儿热干面和酒酿圆子，舒服地躺在沙发上吸溜着，无限惬意。

武汉的路边，总有新鲜事物等待被发现。热干面自不必说，那是武汉最有特色的美食。楚河汉街附近的酱香小土豆、无名氏臭豆腐也令人口水直流，臭豆腐焦脆的外皮酥脆爽口，内里却是嫩滑的。还有一种叫地瓜果，看外皮并不起眼，水萝卜的形状，土黄色的果皮，把皮剥了便可生吃，那是一种很神奇的口感，甘甜爽口，吃起来是种脆生生的甜。不过我最爱吃的还属武汉路边卖的新鲜荸荠了，脆脆的口感，鲜甜的汁液，这是北方街头少见的美味。每当我准备返京时，都要在路边买上一袋荸荠，回程的火车上嘎吱嘎吱吃着，满满都是回忆。

有一次回程，我把随身书包落在了高铁候车室，当我发现时，已经在飞驰的列车上了。我急忙找了列车长，打了12306，也联系了铁路民警，只恨自己的马虎大意。大约半小时，我收到了来自武汉站服务台的电话，说是候车室的工作人员找到了我的书包。我大喜。服务台同我核对信息和书包内物品后，我想要酬谢他们，毕竟对我来说，书包里的物品真是太重要了。但是那名工作人员拒绝了我的酬谢，他说，“作为一名铁路工作人员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”。至今想起这句话，我依然感动不已。

武汉是有温度的，即使丝雨绵绵，也挡不住武汉的甜，挡不住武汉人的真诚。我想念武汉，想念在武汉的点滴时光，也盼望着早日重游武汉。

上图：航拍湖北武汉东湖樱花园夜景。赵广亮摄（人民图片）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 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福建安溪大坪乡有一条古街，建于20世纪二十年代末，成一“丁”字形，两旁是整齐的两层小洋楼，一楼是富有闽南特色的店面，二楼是仿上海洋场的店铺，每间都开着一扇精致洋窗，洋气十足。以往安溪到同安、厦门做生意的人都要经过这条古街，内陆的茶叶、香菇、笋干等山货和闽南沿海的鱼、虾、盐、糖、烟都在此聚集、流通，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在此，繁华一时，当地人便将其称为“小上海古街”。

漫步其间，那些青石条、木板

男男女女靠过来。我们围在一起，谈到古街的历史故事，谈到他们的工作，谈到茶的价钱。老人从白色纸袋里倒出一撮茶叶，细嫩的叶片微微卷曲，尾部有白毫，开水冲下，香气升腾，我细嗅轻品，入口顺滑，味清纯略厚，香清高，略带茉莉花香。“好茶啊！这是……”我问道。老人哈哈大笑：“到大坪，必喝毛蟹。”

毛蟹是安溪四大乌龙名茶之一，发源地就是大坪，传说这是一株从墙壁缝中生长出来的茶树。毛蟹茶叶背有白色茸毛，馨味独特，闽南话有云：“毛蟹献味。”老人随后指着古

“噢”到一泡“药茶”——颖昌肉桂。当汤汁入喉，我整个人像是站在大坪海拔千米的鹅头峰上，感受着风起时的舒畅，神清气爽。

在大坪“喫茶”，实在是美的享受。大坪有生态观光茶园，层层叠叠的茶园卧在海拔800多米的群山之中，绿色无边，还有原始森林，空气清新，气候凉爽，有“自然空调”的美称。于是，我决定走遍大坪。我在茶园“喫茶”，每一阵风过都能听见来自自然的呼吸；我在古民居“喫茶”，往竹马上一坐，朝千年的古杉祈福；我在农家小院“喫茶”，几畦菜地，一

方幽静，一不小心就回到陶渊明诗中的田园意境；我在百丈瀑布下“喫茶”，珠花飞溅，凝视亿年古松化石，怎么都像个梦。

“喫茶”的兴味，我觉得不比酒逊色，白居易有诗云：“携手池边月，开襟竹下风。驱愁知酒力，破睡见茶功。”喝酒不见得消愁，但是“喫茶”却有提神醒脑益思之功。

如山中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“喫茶”是天然的意境。“喫茶”去，到大坪，“噢”的茶里有光景的味道；“噢”茶”去，到安溪，“噢”的尘心洗尽身无系。

上图：每到茶叶采摘期，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茶山间处处都有茶农们忙碌的身影，村前屋后弥漫着茶的芬芳。

张九强摄（人民图片）

## 在大坪喫茶

李志宏

门流淌出古朴的气质，“源发致记”“花苑信记”“奇峰瑞记”“合吉元记”“乾芳胜记”……一块块斑驳的石刻招牌，清逸隽秀的书法令我印象深刻，岁月感跃然而现。在这里还有几户原住民，隔老远就能听见他们浑厚的声音，从时光的门后，悠悠地传来：“喫茶，来一杯啊！”在安溪，“喫茶”是一大习俗，安溪招呼客人喝茶的时候喜欢用“噢”，这个“噢”就是“吃”，实在，亲切。当地有俗语：“安溪人真好客，入门就泡茶。”不论早茶、午茶或晚茶，安溪人都把它作为一种享受。

喊我“喫茶”的是一位古稀老人，他一脸的鱼网纹，笑起来下巴颏高高地翘起，老人的这句老话，把古街搅和出热闹的光景来，陆续有男

街拐角，我踱步，“毛蟹喫茶楼”五字赫然入目。过去，茶楼多半是作为社交聚会的场所，一边呷清香之茶，一边聊天交心，能“噢”出和睦，茶楼往往也是“吃讲茶”的地方，双方调解斡旋，化干戈为玉帛。要是时光回流一会儿，我一定要走进茶楼，把大坪的好茶“噢”得半日闲。现在，“喫茶”是寻常百姓的家常事，况且，大坪的好茶多，铁观音、毛蟹、肉桂、黄旦、乌旦、本山等均有种植，随时随地，你捧起茶杯，那缕幽香便在唇齿间回荡，余甘润韵，仿佛在幻境中，清晰又遥远。

来大坪之前，听说当地颖昌茶厂有一款“银毫美人茶”就是毛蟹，我暗自赞叹“银毫美人”的名字取得形神兼备，便寻着往颖昌茶厂去。在那里，我品鉴了“银毫美人茶”，还

## 春游黄山

黄辉全文/图



转过一个山脚，遥望天都峰，卓立地表，险峭雄奇，其实两峰相距并不远，只是被山涧隔着。没想到刚过陡峭的“一线天”，还要登石壁上险要的百步云梯，这条窄小的路几乎仅容一人通过，越往上走，路越陡峭，身旁全是幽深的山谷和高耸的峭壁，游人气喘如牛，弓起的脊背如一只只缓慢移动的虾。

到达黄山第二高峰光明顶，豁然开朗。俯看四周壮丽群峰，恍入云霄，极目远眺，炼丹、天都、莲花、玉屏、鳌鱼诸峰尽收眼底。还有悬崖上争奇的青松，奇峰上斗艳的怪石，峰壑中弥漫的烟云……大自然的美在这里汇聚，在这里升华。

不觉间来到北海景区。一阵山风吹来，云开雾散，峰顶时隐时现露出“梦笔生花”。传说诗仙李白登黄山时诗兴大发，信手而书，而后借着三分酒意将毛笔顺手一掷，竟化成一座笔峰，笔尖化成一棵松树，矗立在散花坞中。美丽的传说引发同行者一阵感慨。

春光明媚，凭窗赏黄山正当时。置身于黄山的群山之中，云海之间，听着风声，涛声，都只能感叹人之世界的渺小，感怀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难怪明代徐霞客曾对黄山赞道：“薄海内外之名山，无如徽之黄山。登黄山，天下无山，观止矣。”

上图：黄山迎客松。

